

結 局

一九二九年一月初版

1—1500

一九二九年十月再版

1500—3000

眼 櫃 所 有

每册實價大洋六角



在芷芳的臉上，令人最可注意的，就是她那副特有的眼睛，不潤澤的眼光，不靈活的眼球，眼白佔了全眼的大部份。兩顆黑瞳人，上半埋藏在上眼皮裏，只有下半浮在秋雲似的眼白上。常常如醉後的凝視，醒後的癡望向着別人。這樣的女子眼睛，似乎是表示她曾經經過了一番變態的情感生活。

茶房領了菜單，捧着墨硯走出了房門以後，芷芳和雪妹無意識地把筷子握在手裏，兩眼望着桌上的醬油碟，默默的坐在房內等候，一盞光色昏昏的電燈，自屋頂的中央下垂在她們的頭際。芷芳蒼

白的臉孔，映着燈光，忽而現出一絲的笑意，好似想起了一件可樂的事一般，起身到房門口把鈎上的白布門帘放了下來，低聲的向雪妹說：

“我們今天晚上喝點酒好吧？”

雪妹的確很難得在芷芳姊的愁容上，能看見這幾波笑紋。她立刻裝做着十分高興的樣子，把頭兒一斜和着她說：

“我贊成的，再叫茶房來！”

茶房在酌酒的時候，芷芳望着那玫瑰色的酒從壺嘴的口瀉到酒杯裏時，想起了她第一次飲酒是在去年的春天，那時一個人捧起了酒盅，鼓着勇氣，一口氣喝乾了一盅，覺着強烈的酒芬充滿了全喉，延佈到全肺，全腦。頭昏昏的似乎全身增添了新能力，是一種奮興的狂放的豪氣，——她所以能打破“飲酒是罪”的基督教舊觀念，是因為她回憶她少女時的生活，生一種依戀的愁恨，翹望她將來的生活，生一種苦悶恐怖。所以倒不如飲兩盅酒，使自己冷落的心泉，激起些波紋。

這個菜館差不多完全是爲東南大學的男女學

生開設的，只是芷芳和雪妹在外面喫飯，也總算難得。當她們走出菜館大門口的時候，一陣晚涼的風吹拂着芷芳紅熱的雙頰，她覺着自己頭昏昏的有些醉了。她們並着肩頭，往大學女宿舍走着，經過那黑暗的巷衖時，芷芳把頭斜倚在雪妹的肩上，嘴裏唱着道情中的後四句：

“倒不如，閒錢沽酒，

醉醺醺，山徑歸來！”

她唱着“倒不如”三個字時，有一種唱不出的悲感，覺着人生不過是爲自己各種慾望作奴隸而已。尤其是女子們，出了嫁吧，無非作丈夫的情奴，兒女的奶媽，不出嫁吧，又受着自己情感的愚弄！

雪妹把一隻手，摟在芷芳的內衣裏，緊緊貼着她腰部的肉，兩人在黑暗的巷衖中慢慢走着。芷芳感覺在這晚風夜涼中，也只有這腰間一部份是溫暖的，又似乎就是這身體上一部份的溫暖供給了她無限的安慰。但是！她又想到這一點的溫暖；這一種的安慰；這唯一的朋友，不久將不屬於自己了；屬於雪妹的未婚夫去了。那時又有誰的手腕緊

摟着我的腰部？又有誰與我相親相愛呢？

“雪妹呀！”她無意識地喊了雪妹一聲，——立時又覺着眼眶裏的眼淚，禁不住的將流下一般；彷彿有種說不出的悲痛橫梗在心頭。但是仔細思索時，却也沒有甚麼可悲的事。於是自己出聲的笑了幾聲。

回到宿舍，進了房間以後，雪妹站在床前望着芷芳躺在靠椅上，紅着臉兒不聲不響。

“芷芳姊！你就早點去睡吧！”

“哦！”芷芳猛然地站起來，從雪妹的背後緊抱着她的腰部。“這個瓜要破了啊！不久要和密斯特兒睡覺了啊！”一面說着一面把手伸到雪妹的袴檔中。

“哎喲，哎喲，要死！”兩個人緊抱在一塊兒倒腫在床上。

飲酒後的第二天早上，芷芳在床上由熟睡中醒來，想想昨晚醉後的情景，與雪妹胡鬧的下流動作，自己也覺着太可恥了，却也是可笑的，幸而雪妹——可愛的柔和的雪妹是自己的好朋友，能夠

原諒她的——她睡在床上這樣回憶思索的時候，忽而又感覺自己沉溺在一種莫名的悲哀中！

——無論如何，她是不能再安於在大學窮讀書了，甚麼哲學，經濟學，女子讀了究竟有甚麼用呢？將來又不能把牠當飯喫，或把牠換錢用，若是果真要爲造學而造學的，那末，像自己這樣沒有父親的窮人也不配！不讀書又怎麼呢？這是芷芳心中最大的一個問題。

——想當初自己打定抱獨身主義的時候，本是幻想到將來怎樣的掙錢，怎樣的在可愛的家中與可憐的母親一塊兒同居，但是如今母親自從妹妹出嫁後，見我不但嫁不出去，却也不能居住在家中幫助她，還要伸手向她討錢讀書，早已失去了她往日的慈顏。常常問親戚們說：芷芳的脾氣太壞，也常告訴芷芳，說親戚們問她老人家，甚麼時候可以喫大小姐的喜酒，他無話可以答覆別人——這樣！就是將來在家中和母親同住。又有甚麼趣味呢？

——在這樣的社會中，學識本不值錢，值錢的

是那些妓女化的交際手段——就是自己努力，勉強的向母親要學費——母親所謂的“嚼老骨頭”，嚼到自己畢業，又作甚麼呢？又怎能償還母親的“肉”呢？——想接續升學，不過是把將來的恐怖，暫時擱起，貪求眼前這和平的學校生活。但是與其這樣受罪的行乞升學，倒不如爽快地離開這暫時的和平生活，開始去尋求穩妥的新生活，到那裏去？到那裏去？這是他眼前急須解決的一個問題！

實在的，芷芳近來又沉溺在煩悶中了！這一種煩悶就是以前自己所認為的少女的煩悶。這煩悶給了她一個最大的影響，就是十分心灰意懶：早上怕起身，晚間怕讀書，連日裏去握筷子，去拿草紙，都似乎是很勉強的。憑良心說，連男子都不愛看見，看見了似乎討厭。——常常覺着連走路都懶得走；彷彿手裏提着自己的一顆幾千斤重的無告的心兒，手已提得酸乏到萬分，終於尋不着一個妥適的地方，卸置下來，寄放了牠。

有時她恨不得身上插上兩隻翅膀，飛脫了這人間，飛到那光明燦爛的境界去，不！飛到廣州去，

去作女革命者，將來武裝起來，與革命軍一塊兒打到南京，打到北京，站在民衆面前，向民衆發表議論，解放自己心中所要解放的一切束縛，一切苦痛。作女界中的先鋒！領袖！那時再回家去見母親。

這天的晚上，她一共寫了五封信才睡覺。

二

芷芳靠在樓窗口，兩眼望着窗外所不屬意着的風景，口裏不自主地把自己在思想中的話說出了聲：

“決，決定吧，決定到蘇州去吧！”自己的耳朵聽到了自己口裏所說出聲的話，忽而一驚，呀！——我有神經病麼？怎麼一個人自言自語呢？——她反問了自己以後，心裏覺着有些寒瑟瑟，一脈熱血湧到臉部！轉過頭來向身後無意識的望望，——房內一個人也沒有，只是充滿着虛冷。放在床頭傍小桌子上的座鐘，篤！篤！篤！鳴得更響。

一腔說不出的煩惱和疑難，那時似乎叫她要哭也哭不出，她手裏所緊握着的一封自蘇州寄來的信——可愛的一封信，又抽出了信封，仔細的再看了一遍，看完了後，慢慢的摺好，仍舊筒進了信封，依舊的呆倚在窗口！——忽而聽到樓下有人喊她：

“芷芳！芷芳！芷芳姊！……”

明明知道雪妹在樓下喊她，但是她的嘴唇似乎懶得去牽動，她的瘦肺也懶得去吸一口深氣，提高了嗓子去答應一聲，她依舊的望着窗外所不屬意的風景。

“芷芳！——

芷芳姊！

芷芳姊！”

雪妹在樓下又喊了，那婉轉可愛的喉嚨，蘊着她焦急的心象，似乎很可憐的在尋找她，但是她那沉落的心情，總彷彿不高興去答應一聲，又似乎就是這樣的有心的不去睬她。才足以表現出她愛雪妹的熱情。她也知道雪妹叫她也不見得有甚麼重

要的事，假使答應了，雪妹一定要上樓來，來了一定要打斷現在這一段煩悶的沉思，彷彿有些可惜；而況自己也沒有從前那般的熱情與雪妹歪纏說笑了，若是說，待她上樓來仍然板着臉，保守着這一段煩悶的沉思，那也辦不到，她那可愛的面兒，靈活的明眸，實在惹得自己要抱着她 kiss。——她無意識地把手中的信，又抽出了信封，還未待把眼睛射上信紙去看時，腦袋中煩悶的思想又洶湧的起伏着了。

假使蘇州的小學供給我五十元一月薪金，那末克勤克儉，每月可剩三十元，一年三百元，三年一千元。——出洋去升學！即不出洋，也抱獨身主義，永遠抱獨身！憑我這樣一個受過幾年大學教育的女子，總不會餓死吧！

——之采比我小一歲，倒有了兩個小寶寶。寶寶不要多，一個男一個女，像之采的一樣頂有趣。——之采也可憐啊！還不是整天的忙死了，像作奶媽一般。——世上有幾個真心愛妻子的啊！——唉，人啊，真無味，一年一度老，又爲的是甚麼呢：

——獨身！獨身好！與其作丈夫專愛的奴隸，
不如作泛愛的自由神！——

“芷芳！死鬼！爲甚麼不睬人？喊了你幾百聲！”

轉過頭來看見雪妹已推開了房門，站在門傍了。她今天又穿了那件頂有樣而且好看的鵝黃色的旗袍馬夾，見了她，自己的心花都開了，她是我唯一的知己，愛人，情人！但是又無故的想到雪妹明年要出嫁——心裏一陣酸意，似乎受了委曲一般。

“我不愛睬你！我在樓上又沒有死，叫甚麼魂呀？”

“啲——你又撒嬌了！”

“喊我作甚麼？打扮得這樣美，怪不得陳先生見了你，急着明年就要抬你過門去哩！”

“少說些吧，那個不曉得你章芷芳女士美！將來一定嫁個好黑漆板櫈！”

“我哩，老了，老了，老太婆了，將來嫁——嫁個棺材，一口好黑漆棺材。——不錯，——你是來約我出去麼？”

“我來——我來約你去賞秋光——到鷄鳴寺

去走走逛逛。”

“你們這些小姐們，整天的談文學，講藝術，今天賞春光，明天賞秋光的鬧死了！我是不配！”

“不去就不去！我走了！”

“好！不要氣惱了，我去的，當然去的。”芷芳說着把身體俯在雪妹的背上。

“芷芳，你今天怎麼這樣高興？與從前態度大不同了？”

芷芳本就想在房裏，把她下學期到蘇州去的消息，和之采的信給雪妹看，而今她約着要出去散步，待到了鷄鳴寺的樓上，正好與她仔細的商量商量，也許雪妹會有些好意見，所以即刻就和雪妹下樓來。

兩排枯樹的路上，行人不多，只有幾片枯葉在路傍，隨着北風飛滾着，芷芳樓着雪妹的腰部，默默地向前走着，遠望着秋色的台城，荒涼冷落，似乎是象徵着她未定的前程，她把眉頭微微的一縐——不知怎麼，芷芳近來總似乎自己是一個被棄的失戀的女子。其實說也可憐，她除了幾次公事式

的與男子點頭交接以外，從來未曾有機會相愛過，又何從失戀呢？

到底是秋天了，鷄鳴寺裏的樓頭上，一個客人也沒有。她們倆選了靠窗口屋角邊的一張桌子上坐下，窗口外就是玄武湖的全景，那個青年的茶房，身上穿得倒也整齊，手裏提着銅水壺，站在桌子傍邊與雪妹問答了些閒話。那時芷芳自己在心下想着：其實世界本可以為一家，他雖然是茶房，和我們弟弟，又有甚麼分別呢？假使一個女子真要戀愛他，又有何不可？也許他的心比那般受過教育的男子，還要純潔真誠一些！芷芳想着了這些，於是也參加了他們的問答，大胆的與那青年茶房談了許多的話。甚至談到了每年春天男女學生玄武湖裏遊船相暱，贈送櫻桃的野史了！芷芳在說話的時候，有心的把聲音格外的說得響，似乎是表示一種解放女子的豪氣，也似乎是表示自己有澈底的思想，可以很平民化地與一個茶房，公開的談說這許多人間本有的事情。那青年茶房把手裏所提着的水壺，放下在桌子上，彷彿很得意地接續向

下說了：

“……有許多男學生女學生不要船家划船，要自己划，一划划進了那又高又深的蘆葦窩裏去，躲在裏面老不出來。有一次有一隻打菱角的船，無意的穿過蘆葦窩裏，看見一男一女還親嘴哩！——抱着！聽說還有些外國人，也有我們中國的學生，特爲把船划到那沒有人到的洲上去，作不好的事！——拿着毛氈子的……”

芷芳聽到這裏，臉也紅了，在涼風中感覺到自己的兩頰有一些熱燒，她心裏似乎在咒詛自己，思想不澈底，——這不是人間本有的事麼？女子也是一樣的人，聽了本可以不足爲奇，而且自己是受大學教育的人，居然還會在一個無學識的茶房面前發臊，太無味了！她又聯想到自己將離開學校，到社會裏去作事了，還是這樣常常的禁不住要臉紅。同時她想到將來在蘇州教書，常和男同事們在一塊兒來往，那時自然會老成的；想起了下學期要到社會去作事和男同事等，她心中彷彿有一種莫名的自由和喜樂，又似乎是一種最大的恐怖在眼前。